

工农兵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

黑龙江省桦南县群众性科学实验蓬勃发展

桦南县是地处高寒地带的—个县城,位于黑龙江合江地区南部。这个县的历史只有 20 多年,基础差、底子薄,原是个后进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这个县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到处呈现出“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的喜人景象。

桦南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县委正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密结合“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需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广大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舞台,占领了科研阵地,研究工作出现了新面貌,促进了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

下面所介绍的几点情况,只是反映该县群众办科研的一个侧面。

生物防治, 繁蜂治螟

桦南人民坚持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大搞生物防治,利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取得良好效果,以金沙公社为例,三次放蜂防治效果达 81.2%,二次放蜂防治效果达 66.2%,超过施用灵丹颗粒剂。群众称赞说:“以虫治虫真正好,有益无害专治螟,省工省钱效果好,社社队队都能搞”。繁蜂治螟的研究,是在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资金设备的条件下搞起来的。广大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有关“自力更生”的教导,一不坐等,二不伸手要,自己动手克服了许多困难。如低温控制蚕茧和蜂卡是繁蜂的关键问题。没有冰箱怎么办?他们根据井水降温的道理,挖地窖进行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在窖底放缸,缸内装水或冰来控制温度,达到降温要求。但潮湿又是繁蜂的大敌,它有利于霉菌的大量繁殖,使蜂卡变质,赤眼蜂发育不良,甚至腐烂而死,贫下中农因地制宜,用现有条件摸索出晒(三天一晾晒)套(用双层塑料袋套)吸(周围放干草木灰吸)等措施,有效的防止了霉菌感染。目前他们正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生物防治的研究。

人工消雹, 人工降雨

该县原有 4 条冰雹线,几乎每年都造成雹灾,当地有这样的说法:“春冻、秋霜、雹子打光”。1972 年明义公社一场雹灾把两万多亩长势喜人的庄稼全部打光,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目睹这种情景流下了眼泪。他们学习大寨的精神,树立人定胜天,奋起抗灾斗争,决心向大自然开战,战天斗地,在县委书记带领下,就在雹灾现场,成立了人工消雹试验场,参照外地资料,土法上马,日夜苦战,在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反复试验,仅用 1 个月的时间成功的制造出“防雹空炸弹”。同时成立了“观天组”,研究雹云的特征,实现有效而及时的雹情预报。1974 年一年就成功的两次击退了雹云,目前,他们已能有效的控制雹灾的发生,结束了“雹子打光”的历史。在实验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曾发生过爆炸。但贫下中农没有退却,他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总结经验,继续战斗,向新的高峰攀登,刻苦钻研,大搞二级火箭实验,力求实现人工降雨,目前已能发射到 6000 多米的高空,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相信群众征服大自然的伟大实践,必将逐步实现

“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伟大理想。

沼气在北大荒“安家落户”

经过文化大革命,群众大办沼气的运动,正在我国南方各省蓬勃发展,但在寒冷的北方,能不能搞,如何克服低温的困难,还是个问题。桦南人民勇于实践,县委书记亲自在坑头作实验,并集中了群众智慧,终于找到克服低温不能产气的困难,创造了在坑下或屋内修建沼气池的新路子,这样就使沼气池能在严寒地带正常发酵,四季都能产气。从屋外改建到屋内,“外”和“内”,虽只一字之差,却集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这是一项带有革命性的措施,它保证了南方的沼气可以在北大荒“安家落户”,这在北方的燃料史、肥料史、卫生史上都将发生革命的变化。现在桦南县许多社、队已广泛建立沼气池,普遍有了沼气灯、沼气炉,目前他们正在进一步探索沼气的综合利用,准备用作农机动力,在坑下按管道,普遍利用废热取暖,决心大搞大用这一生物能源。

春放秋捕,低温浅水养鱼

在北大荒流行这样的说法:“自古吃鱼靠江河,人工养鱼哪能活”。确实在零下30—40℃的严寒给人工养鱼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亲鱼越冬更是难以突破的难关。桦南贫下中农迎着困难上,知难不怕难,反复试验,细心观察,终于弄清鲤亲鱼越冬的某些规律。寻找到一些有效措施,可确保亲鱼室内越冬,并研究出一些方法促进亲鱼早产卵、多产卵。创造了8—12℃水温产卵,打破了外国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认定要在18℃以上才能产卵的洋框框,保证可提前两个半月育成大规模鱼种,做到“春放鱼苗2—3斤”,实现了春放秋捕,低温浅水养鱼,当年受益,从此,群众性养鱼事业在高寒地带得到迅速发展,在北大荒地区开创了群众性人工养鱼的新天地。

科学种田,越种越甜

桦南人民在县委强有力的领导下,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积极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和技术人员、知识青年,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结合当地实际,对农田水利、耕作制度、作物品种、植物保护、栽培技术、生产工具等,都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和革新,使原来较落后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如该县白浆土占60%以上,俗称“下雨粘平平,晴天硬骨头,锄头不进地,犁杖撅屁股”,是粮食增产的大障碍,贫下中农发扬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引进草炭,掺沙客土,改白浆土为良田。又如阎家公社城子大队开展一化(良种化),三双(双交种、双株、双施肥)的科学种田法,产量一年过“黄河”,二年过“长江”,亩产超千斤。

目前该县玉米一垅双株,大豆满垄灌,高粱拐子苗,谷子双条播,小麦垄上三条播和平播,间、混、套、穿、复等在全县推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的社队不断涌现。全县农科四级网普遍建立,新的技术措施不断涌现,群众说:“科学种田,越种越甜”。

总之,桦南群众性科学实验遍及社队,遍及各行各业,呈现着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这些成绩哪里来的呢?是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们搞出来的吗?不是!是满手油泥,脚上有牛屎的工农群众。如阎家公社小八浪大队党支部书记、科研队长过去没有上过学,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实行农业“八字宪法”,积极开展科学实验,几年来,他推广和试验了49个科学研究项目,培育和推广13个优良品种。1974年他种的小麦新品种试验田亩产700斤,在他带领下,全大队粮食亩产三年连续过“黄河”,1975年向国家交售优良品种小麦60万斤,等于征购粮的两倍。就是这样一些“小人物”,他们不畏修正主义老爷们的威胁和恐吓,不怕

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嘲笑,敢于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束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占领了科研阵地;就是这些“小人物”,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一心搞社会主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科学实验中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创造光辉的业绩。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这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奴隶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科学。桦南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砸碎了千百年来束缚他们的精神枷锁,迸发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向大自然进军,攀登科学高峰,创造人间奇迹。雄辩的事实,有力地说明,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随着科研战线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一支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科研队伍将会更加发展壮大,并将全面占领科技战线的各个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永远结束被资产阶级长期霸占的世袭领地。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本刊)

“泥腿子”登上科学实验的舞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修正主义,积极参加科学实验活动,显示出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

辽宁省绥中县李家公社石牌坊大队的生物防治研究所农民技术员王树海同志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十年来坚持以毛主席哲学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利用“天敌”来防治果树虫害的研究,使大队的苹果虫果率由35%下降到千分之六,基本上消灭了等外果。在实践中发现了100多种“天敌”,其中有的是目前昆虫分类学上还没有记载的新品种,对科学做出了宝贵贡献。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1965年公社党委决定成立虫情预报网,大队党支部让王树海同志担任大队植保员。旧社会有着苦大仇深的王树海同志虽只高小毕业,但怀着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对旧社会地主老财的无比愤恨,决心做好植保工作。他和其他植保员一起,从早到晚,东奔西走,察看虫情,发现害虫就及时打药,后发现一年打七、八次药,还是治不住虫。秋后,虫果率竟达35%。这时社会上出现了风言风语,但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坚定信心,决心治住害虫,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光,为贫下中农争气。

就在这时,他看到报上登了许多大老粗学哲学搞科研的先进事迹。在党组织亲切关怀下,他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光辉著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他对果树进行了广泛地周密地调查研究。一次他来到西山果园,这里一年不打几次药,可果树棵棵青枝绿叶,再仔细观察,发现在一片有红蜘蛛的叶子上,一个小虫正在用两个夹子夹住一只红蜘蛛,喝它的“血”呢。一连看了几棵树都有这种情况,“虫能吃虫”,这对他来说是个新发现,当晚,他又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毛主席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能不能利用虫吃虫的矛盾来治虫呢。他的想法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并鼓励他:“只要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一定会成功”。于是他便开始研究那些“小天敌”。只有高小程度的王树海,遇到了许多困难。有的人也劝他说:“搞科研是专家的事,咱们庄稼人能搞出个啥名堂来”。但他想到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光,浑身有使